

集部

王文成全書卷二十八　　明　王守仁　撰

續編三

自劾不職以明聖治事疏

臣聞之主聖則臣直上易知而下易治今聖主在上澤壅而未宣怨積而不聞臣等曾無一言是甘為容悅而上無以張主之聖下無以解於百姓之惑也伏惟陛下神明英武自居春宮萬姓仰德及登大寶四夷向風不

幸賊臣劉瑾竊弄威柄流毒生靈潛謀僭逆幾危郊社賴祖宗上天之靈俾張永等早發其奸陛下奮雷霆之斷誅滅黨與劉瑾凶穢復祖宗之舊章弔黎元之疾苦任賢脩政與民更始天下莫不懽忻鼓舞謂陛下固愛民之主而前此皆賊瑾之荼毒知陛下固有為之君而前此皆賊瑾之蒙敝日夜跂足延頸以望太平奈何積暴所加民痍未復餘烈所煽妖孽連興幾及二年愈肆愈橫兵屯不解民困日深賊勢相連殆遍財匱糧竭旦

夕洶洶臣等備位大臣不能展一籌以紓患害寬一縛以蘇倒懸撫心反己自知之罪莫可究言至其暴揚於天下訾詈於道途而尤難掩飾者大罪有三請自陳其畧以伏厥辜夫朝以出政政以成事陛下每月視朝朔望之外不過一二豈不以臣等分職於下事尚無廢不朝奚損乎然羣臣百司願時一覩聖顔而不獲則憂思旁皇漸以懈弛遠近之民遂疑陛下不復念其困苦而日興怨懟四方盜賊亦謂陛下未嘗有意剪除而益猖

蹶夫昧爽臨朝不過頃刻陛下何憚而不為所以若此則實由臣等不能備言天下洶洶之情以悟陛下是其大罪一也陛下日於後苑訓練兵事鼔譟之聲震駭城域豈不以寇盜未平思欲奮威講武乎然此本亦將卒之事兼非宫禁所宜况今前星未燿震位猶虛而乃勞力於掣肘耗氣於馳逐羣臣惶惑兩宫憂危宗社大本無急於是而臣等不能力勸陛下蓄精養神以衍皇儲之慶思患預防以為燕翼之謀是其大罪二也夫日近

儒臣講論道德涵泳義理以培養本原開發志意則耳目日以聰明血氣日以和暢窮天地之化盡萬物之情優游泮渙以與古先神聖為伍此亦天下之至樂矣陛下苟知此則將樂之終身而不能以須臾舍奚暇遊戲之娱乎今陛下自即位以来經筵之御未能四五而悦心於騎射疲勞之事皆由臣等不能備陳至樂以易陛下之所好是其大罪三也陛下有堯舜之資臣等不能導陛下於三代而使天下之民疾首蹙額相告歸咎懐

憤若漢唐之季臣等死有餘罪矣伏願陛下繼自今昧爽以視朝勵精而圖治端拱玄默以養天和正關睢之風毓麟趾之祥日御經筵講求治道悅理義之悅心去遊宴之敗度正臣等不職之罪罷歸田里舉耆德宿望之賢與共天職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憂憫元元之本心由臣等不能極言切諫以至於斯自玆以往務在休養生息無復有所騷擾躬脩聖政以弭天下之艱屯廣聖嗣以定天下之危疑勤聖學以立天下之大本其餘

習染以次洗刷則民生自遂若陽氣至而萬物春寇盜自消若白日出而魍魎滅上以承祖宗之鴻休下以垂子孫之統緒近以慰臣庶之憂惶遠以答四方之觀嚮臣等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不勝激切顛隕待罪之至具疏上聞

乞恩表揚先德疏

竊照臣父致仕南京吏部尚書王華以今年二月十二日病故臣時初喪荼苦氣息奄奄不省人事有司以臣

父忝在大臣之列特為奏聞兼乞葬祭贈謚事下該部以臣父為禮部侍郎時嘗為言官所論謂臣父于暮夜受金而自首清議難明承朝廷遣告而乞歸誠意安在又為南京吏部尚書時因禮部尚書李傑乞恩認罪回話事奉欽依李傑王華彼時共同商議如何獨言張昇顯是飾詞本當重治姑從輕都著致仕伏遇聖慈覆載寛容不輕絕物然猶賜之葬祭感激浩蕩之恩闔門粉骨無以為報竊念臣父始得暗投之金若使其時秘而

不宣人誰知者而必以自首其於心迹可謂清矣乞便道省母於既行祭告之後其於遣祀之誠自無妨矣當時論者不察其詳而輒以為言臣父葢嘗具本六乞退休請究其事當時朝廷特為暴白屢賜温旨慰諭勉留其事固已明白久矣乃不意身没之後而尚以此為罪也臣竊痛之正德初年逆瑾肇亂威行中外其時臣為兵部主事因瑾綁拿科道官員臣不勝義憤斥瑾罪惡瑾怒臣因而怒及臣父既而使人諷臣父令出其門臣

父不往瑾益怒然臣父乃無可加之罪後遂推尋禮部舊事與臣父無干者因傳旨并令臣父致仕以泄其怒此則臣父以守正不阿觸忤權奸而為所擯抑人皆知之人皆冤之乃不知身没之後而反以此為咎也臣尤痛之臣父以一甲進士授官翰林院修撰歷陞春坊諭德翰林院學士詹事府少詹事禮部侍郎南京吏部尚書其間充經筵官經筵講官日講官又選充東宫輔導官東宫講讀官與脩憲廟實録及大明會典通鑑纂要

等書積勞久而被遇深矣故事侍從日講輔導等官身沒之後類得優以殊恩榮以美謚而臣父獨以無實之謗不附權奸之義生被誣抑而沒有餘恥此臣之所以割心痛骨不得不從陛下而求一表暴者也夫人子之孝莫大於顯親其不孝亦莫大於辱親臣以犬馬微勞躐致卿位故事在卿佐之列者親沒之後皆得為之乞請恩典臣令未敢有所陳乞以求顯其親而反以無實之詬辱其親於身沒之後不孝之罪復何以自立於天

地間乎此臣之所尤割心痛骨不得不從陛下而求一表暴者也臣自去歲乞恩便道歸省陛下垂憫烏鳥且念臣父係侍從舊臣特推非常之恩賜之存問臣父先於正德九年嘗蒙朝廷推恩進階臣伏覩制詞有云直道見沮於權奸晚節遂安於靜退則當時先帝固已洞知臣父之枉矣臣又伏覩陛下即位詔書內開自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以後大小官員有因忠直諫諍及守正被害去任等項各該衙門備查奏請大臣量進階

級并與應得恩廕臣父以守正觸怒逆瑾無故被害去任此固恩詔之所憫録正在量進階級之列臣父既恥於自陳而有司又未為奏請乃令身没之後而反猶以為訴臣竊自傷痛其無以自明也臣父中遭屈抑晚遇聖明庶幾沐浴恩澤以一雪其拂鬱而忽復逝矣豈不痛哉令又反以為辱豈不冤哉臣又查得先年吏部尚書馬文昇屠滽等皆嘗屢被論劾其後朝廷推原其事卒賜之以贈謚臣父才猷雖或不逮於二臣而無故被

誣實有深於二臣者惟陛下矜而察之臣以功微賞重深憂覆敗方爾冒死辭免封爵前後恩典已懼不克勝荷故於臣父之没斷已不敢更有乞請乃不意蒙此誣辱臣又安能含羞飲泣不為臣父一致其辯乎夫人臣之於國也主辱則臣死子之於父也亦然令臣父辱矣臣何以生為哉夫朝廷恩典所以報有功而彰有德豈下臣所敢倖乞顧臣父被無實之恥於身後陛下不為一明其事自此播之天下傳之後代孝子慈孫將有所

不能改而臣父之目不瞑於地下矣豈不寃哉夫飾非以欺其上者不忠矯辭以誣於世者無恥不忠無恥亦所以為不孝若使臣父果有纖毫可愧於心而臣乃為之文飾矯誣以欺陛下以罔天下後世縱幸逃於國憲天地鬼神實臨殛之臣雖庸劣之甚不忠無恥之事義不忍為也惟陛下哀而察之臣不勝含哀抱痛戰慄惶懼激切控籲之至謹具本令舍人王宗海代賫奏聞伏

候勅旨

辯誅遺奸正大法以清朝列疏

丁憂南京兵部尚書臣王某謹奏為誅遺奸正大法以清朝列事嘉靖元年十月初十等日准南京兵部咨准都察院咨該巡按廣西監察御史張鉞奏為前事題奉聖旨是這所劾張子麟事情還著王守仁伍希儒伍文定看了上緊開具明白奏來定奪欽此又准該部咨准都察院咨該丁憂刑部尚書張子麟奏為辯汚枉清名節以雪大寃事題奉聖旨是張子麟所奏事情著王守

仁等一并看了来說欽此俱欽遵外方在衰絰之中憂病哀苦神思荒憒一切世務悉已昏迷恍惚奉命震悚旋復追維臣先正德十四年六月初六日奉勅前往福建查處聚衆謀反等事本月十五日行至豐城地方適遇寧藩之變倉卒脫身誓死討賊十八日回至吉安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起兵七月二十日引兵收復南昌二十三日宸濠還救二十六日宸濠就擒其時餘黨尚有未盡百務叢集臣因先令各官分兵守視王府各門至

月初五六間始克率同御史伍希儒知府伍文定等入府按視宮殿庫藏諸處其間未經燒毀者重加封識以俟朝命已被殘壞者分令各官逐一整檢有刑部尚書張子麟啓本一封衆共開視云是胡世寧招詞臣當與各官商說此等公文書啓之類皆在宸濠未反數年前事雖私與交往不為無罪而反逆之舉未必曾與通謀況此交通之人今或多居禁近分布聯絡若存此等形跡恐彼心懷疑懼將生意外不測之變且慮憸人因而

點綴掇拾異時根究牽引奸黨未必能懲而忠良或反被害昔人有焚吏民交關文書數千章以安反側之心者今亦宜從其處以息禍端遂議與各官公同燒毀後奉刑部題奉欽依原搜簿籍既未送官封記收掌又事發日久別生事端委的真偽難辨無憑查考著原搜獲之人盡行燒毀欽此欽遵外臣等莫不仰歎聖主包含覆幬之量範圍曲成之仁可謂思深而慮遠也已以是臣等不復為言且謂朝廷於此等事既已一槩宥畧與

天下洗滌更始矣今御史張鉞風聞其事復有論列是亦防閑為臣之大義效忠於陛下之心也尚書張子麟力辯其事而都察院覆奏以為世寧之獄悉由該院與子麟無干則誠亦曖昧難明之跡令臣等亦不過據事直言其實耳豈能别有所查訪然以臣愚度之嘗聞昔年宸濠奸黨為之經營布置於外往往亦有詐為他人書啓歸以欺濠而罔利者則此子麟之啓無乃亦是類歟不然子麟身為執法大臣非一日矣縱使與濠交通

豈畧不知有畏忌而數年之前輒已肆然稱臣於濠耶
夫人臣而懷二心此豈可以輕貸然亦加人以不忠之
罪則亦非細故矣此在朝廷必有明斷臣偶有所見亦
不敢不一言之緣奉欽依這所劾張子麟事情還著王
守仁伍希儒伍文定看了上緊開具明白奏來定奪及
張子麟所奏事情著王守仁等一并看了来說事理為
此具本差舍人李昇親賫奏聞伏候勅旨

書同門科舉題名録後

嘗讀文中子見唐初諸名臣若房杜王魏之流大抵皆出其門而論者猶以文中子之書乃其徒僞為之而托焉者未必其實然也今以遜庵先生之徒觀之則文中子之門又奚足異乎予嘗論文中子葢後世之大儒也自孔孟既没而周程未興董韓諸子未或有先焉者先生自為童子即以神奇薦入翰林未弱冠而已為人師其穎悟之早文學之懿比之文中實無所愧而政事之敏卓才識之超偉文中未有見焉文中之在當時嘗以

策干隋文不及一試而又早死先生少發科第入中書督學政典禮太常經畧邊陲弭奸戢亂陟司徒登冢宰晋位師相威名振於夷狄聲光被於海宇功成身退優游未老之年以身係天下安危聖天子且將復起之以恢中興之烈而海内之士日翹首跂足焉則天之厚於先生者殆文中子所不能有也文中之徒雖顯於唐然皆異代隔世若先生之門具體而微者亦且幾人其餘或得其文學或得其政事或得其器識亦各彬彬成章

足為名士布列中外不下數十又皆同朝共事並耀於時其間喬斬諸公遂與先生同升相位相繼為冢宰若此者文中子之門益有所不敢望矣且文中子之門其親經指授若董常程元之流多不及顯而章明於世往往或請益於片言邂逅於一接非若今之題名所載皆出於先生之陶冶其出於陶冶而不顯於世若常元之徒殆未暇悉數也先生之在吏部守仁嘗為之屬受知受教蓋不止於片言一接者然以未嘗親出陶冶不敢

憾於茲録之不與若其出於陶冶而有若常元者焉或亦未可以其不顯於世而遂使之不與也續茲録者且以為何如嘉靖甲申季冬望

書宋孝子朱壽昌孫教讀源卷

教讀朱源見其先世所遺翰墨知其為宋孝子壽昌之裔也既敝爛矣使工為裝緝之因諭之曰孝人之性也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保爾先世之翰墨則有時而敝保爾先世之孝無時

而或敝也人孰無是孝豈保爾先世之孝保爾之孝耳保先世之翰墨亦保其孝之一事充是心而已矣源歸其以吾言遍諭鄉隣茍有慕壽昌之孝者各充其心焉皆壽昌也已正德己卯春三月晦書虔臺之静觀軒

書汪進之卷

程先生云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夫茍有必為聖人之志然後能加為己謹獨之功能加為己謹獨之功然後於天理人欲之辨日精日密而於古人論學

之得失孰為支離孰為空寂孰為似是而非孰為似誠而偽不待辯說而自明何者其心必欲實有諸己也必欲實有諸己則殊途而同歸其非且偽者自不得而强入不然終亦忘己逐物徒敝精力於文句之間而曰吾以明道非徒有捕風捉影之弊抑且有執指為月之病辯析愈多而去道愈遠矣故某於朋友論學之際惟舉立志以相切礪其於議論同異之間姑且置諸未辯非不欲辯也本之未立雖欲辯之無從辯也夫志猶木之

根也講學者猶栽培灌漑之也根之未植而徒以栽培灌漑其所滋者皆蕭艾也進之勉之

書趙孟立卷

趙孟立之判辰也問政於陽明子陽明子曰郡縣之職以親民也親民之學不明而天下無善治矣敢問親民曰明其明德以親民也敢問明明德曰親民以明其明德也曰明明德親民一乎君子之言治也如斯而已乎曰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孝之德明矣親吾之子以及

人之子而慈之德明矣明德新民也而可以二乎惟夫明其明德以親民也故能以一身為天下親民以明其明德也故能以天下為一身夫以天下為一身也則八荒四表皆吾支體而況一郡之治心腹之間乎

書李白騎鯨

李太白狂士也其謫夜郎放情詩酒不戚戚於困窮蓋其性本自豪放非若有道之士真能無入而不自得也然其才華意氣足蓋一時故既没而人憐之騎鯨之説

亦後世好事者為之極怪誕明者所不待辨因閱此間及之爾

書三酸

人言鼻吸五斗醋方可作宰相東坡平生自謂放達然一滴入口便爾閉目攢眉宜其不見容於時也偶披此圖書此發一笑

書韓昌黎與大顛坐叙

退之與孟尚書書云潮州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

道理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胷中無滯礙因與來往及祭神於海上遂造其廬來袁州留衣服爲别乃人情之常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退之之交大顛其大意不過如此而後世佛氏之徒張大其事往往見之圖畫眞若弟子之事嚴師者則其誣退之甚矣然退之亦自有以取此者故君子之與人不可以不愼也

春郊賦别引

錢君世恩之將歸養也厚於世恩者皆不忍其去先行

三日會於天官郎杭世卿之第以叙別明日再會於地官秦國聲與者六人守仁與秋官徐成之天官楊名父及世卿之弟進士東卿也世恩以其歸也以疾告也皆不至於是惜別之懐無所於發而托之詩前後共得詩十首六人者以世恩之猶在也而且再會而不一見其既去也又可以幾乎乃相與約為郊餞必期與世恩一面以別至日成之以候旨東卿以待選世卿名父以各有部事皆勢不容出及餞者守仁與國聲兩人而已世

恩既去之明日復會於守仁各言所以相與感歎咨嗟復成二詩世卿曰世恩之行也終不及一餞雖發之於詩而不以致之世恩吾心有缺也盍亦章次而將之何如皆曰諾國聲得小卷使世卿書首會之作國聲與名父東卿分書再會成之書末會謂守仁弱也宜為諸公執筆硯之役以叙嗟乎一別之間而事之參錯者凡幾雖吾與世恩復期於來歲之秋以為必得重聚於此然又何可以逆定乎惟是相勉以道義而相期於德業沒

之汚塗之中而質之天日之表則雖斷金石曠百世而可以自信其常合然則未忘於言語之間者其亦相厚之私歟考功正郎喬希大聞之来題其卷端曰春郊賦别給事陳惇賢復為之圖皆曰吾亦厚於世恩也聊以致吾私

告諭廬陵父老子弟

廬陵文獻之地而以健訟稱甚為吾民羞之縣令不明不能聽斷且氣弱多疾今與吾民約自令非有迫於軀

命大不得已事不得輒興詞興詞但訴一事不得牽連不得過兩行每行不得過三十字過是者不聽故違者有罰縣中父老謹厚知禮法者其以吾言歸告子弟務在息爭興讓嗚呼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破敗其家遺禍於其子孫孰與和巽自處以良善稱於鄉族為人之所敬愛者乎吾民其思之

今災疫大行無知之民惑於漸染之說至有骨肉不相顧療者湯藥饘粥不繼多饑餓以死乃歸咎於疫夫鄉

鄰之道宜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乃今至於
骨肉不相顧縣中父老豈無一二敦行孝義為子弟倡
率者乎夫民陷於罪猶且三宥致刑今吾無辜之民至
於闔門相枕藉以死為民父母何忍坐視言之痛心中
夜憂惶思所以救療之道惟在諸父老勸告子弟興行
孝弟各念爾骨肉毋忍背棄灑掃爾室宇具爾湯藥時
爾饘粥貧弗能者官給之藥雖已遣醫生老人分行鄉
井恐亦虛文無實父老凡可以佐令之不逮者悉已見

告有能興行孝義者縣令當親拜其廬凡此災疫實由令之不職乖愛養之道上干天和以至於此縣令亦方有疾未能躬問疾者父老其為我慰勞存恤諭之以此意

諭告父老為吾訓戒子弟吾所以不放告者非獨為吾病不任事以今農月爾民方宜力田苟春時一失則終歲無望放告爾民將牽連而出荒爾田畝棄爾室家老幼失養貧病莫全稱貸營求奔馳供送愈長刁風為害

滋甚昨見爾民號呼道路若真有大苦而莫伸者姑一放告爾民之來訟者以數千披閱其詞類虛妄取其近似者窮治之亦多憑空架揑曾無實事甚哉爾民之難喻也自令吾不復放告爾民果有大寃抑人人所共憤者終必彰聞吾自能訪而知之有不盡知者鄉老據實呈縣不實則反坐鄉老以其罪自餘宿憾小忿自宜互相容忍夫容忍美德衆所悅愛非獨全身保家而已嗟乎吾非無嚴刑峻罰以懲爾民之誕顧吾為政之日淺

爾民未吾信未有德澤及爾而先槩治以法是雖為政之常然吾心尚有所未忍也姑申教爾申教爾而不復吾聽則吾亦不能復貸爾矣爾民其熟思之毋遺悔

一應公差人員經過河下驗有關文即行照關應付毋得留難取罪其無關文及雖有關文而分外需求生事者先將裝載船户摘拏送縣取供即與搜盤行李上驛封貯仍將本人綁拏送縣以憑參究懲治其公差人安分守法以禮自處而在官人役輒行辱慢者體訪得出

倍加懲究不恕

借辦銀兩本非正法然亦上人行一時之急計出於無聊也令上人有急難在爾百姓亦宜與之周旋寧忍坐視不顧又從而怨詈訕訐之則已過矣夫忘身為民此在上人之自處至於全軀保妻子則亦人情之常耳爾民毋責望太過吾豈不願爾民安居樂業無此等騷擾事乎時勢之所值亦不得已也今急難已過本府決無復行追求之理此必奸偽之徒假府為名私行需索自後

但有下鄉征取者爾等第與俱來吾有以處之毋遽洶洶

今縣境多盜良由有司不能撫緝民間又無防禦之法是以盜起益横近與父老豪傑謀居城郭者十家為甲在鄉村者村自為保平時相與講信脩睦寇至務相救援庶幾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之義令城中畧已編定父老其各寫鄉村為圖付老人呈來子弟平日染於薄惡者固有司失於撫緝亦父老素缺教誨之道也令亦不

追咎其各改行為善老人去宜諭此意毋有所擾

諭示鄉頭糧長人等上司奏定水次兌運正恐爾輩在縣拖延不即起運苟錢糧無虧先期完事豈有必以水次責爾之理縱罪不免比之後期不納者獲罪必輕昨呼兌運軍旗面語亦皆樂從不敢有異爾輩第於水次速兌苟有益於民吾當身任其咎不以累上官但後期誤事則吾必爾罰定限二十九日未時完報

令天時亢旱火災流行水泉枯竭民無屋廬歲且不稔

實由令之不職獲怒神人以致於此不然爾民何罪令方齋戒省咎請罪於山川社稷停催征縱輕罪爾民亦宜解訟罷爭息心火無助烈焰禁民間毋宰殺酗飲前已遣老人遍行街巷其益脩火備察奸民之因火為盜者縣令政有不平身有缺失其各赴縣直言吾不憚改昨行被火之家不下千餘實切痛心何延燒至是皆由衢道太狹居室太密架屋太高無磚瓦之間無火巷之隔是以一遇火起即不可救撲昨有人言民居夾道者

各退地五尺以闢衢道相連接者各退地一尺以拓火巷此誠至計但小民惑近利迷遠圖孰肯為久長之慮徒往往臨難追悔無及今與吾民約凡南北夾道居者各退地三尺為街東西相連接者每間讓地二寸為巷又間出銀一錢助邊巷者為牆以斷風火沿街之屋高不過一丈五六廂樓不過二丈一二違者各有罰地方父老及子弟之諳達事體者其即赴縣議處毋忽

昨吳魁昊石洪等軍民互爭火巷魁昊等赴縣騰告以

為軍強民弱已久在縣之人皆請抑軍扶民何爾民視吾之小也夫民吾之民軍亦吾之民也其田業吾賦稅其室宇吾井落其兄弟宗族吾役使其祖宗墳墓吾土地何彼此乎今吉安之軍比之邊塞雖有間然其差役亦甚繁難月糧不得食者半年矣吾方憫其窮又可抑乎今法度嚴厲一陷於罪即投諸邊裔出樂土離親戚墳墓不保其守領國典具在吾得而繩之何強之能為彼為之官長者平心一視未嘗少有同異而爾民先倡

為是說使我負愧於彼多矣今姑未責爾教爾以敦睦其各息爭安分毋相侵陵火巷吾將親視一不得其吾罷爾矣訴狀諸軍明早先行赴縣面審

諭告父老子弟縣令到任且七月以多病之故未能為爾民興利去弊中間局於時勢且復未免催科之擾德澤無及於民負爾父老子弟多矣今兹又當北覲私計往返與父老且有半年之别兼亦行藏靡定父老其各訓戒子弟息忿罷爭講信脩睦各安爾室家保爾產業

務為善良使人愛樂勿作兇頑下取怨惡於鄉里上招刑戮於有司嗚呼言有盡而意無窮縣令且行矣吾民其聽之

盧陵縣公移

盧陵縣為乞蠲免以蘇民困事准本縣知縣王關查得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本縣抄蒙本府紙牌抄奉欽差鎮守江西等處太監王鈞牌差吏龔彰賫原發銀一百兩到縣備仰掌印官督同主簿宋海拘集通縣糧

里收買葛紗比因知縣員缺主簿宋海官徵錢糧典史林嵩部糧止有縣丞楊融署印又蒙上司絡繹行委催提勘合人犯印信更替不一正德五年三月十八日本職方纔到任隨蒙府差該吏郭孔茂到縣守併當拘糧里陳江等著令領價收買據各稱本縣地方自来不産葛布原派歲額亦不曾開有葛布名色惟於正德二年蒙欽差鎮守太監姚案行本布政司備查出産葛布縣分行令依時採辦無産縣分量地方大小出銀解送收

買本縣奉派折銀一百五兩當時百姓吸吸衆口騰沸江等廹於徵催一時無由控訴只得各自出辦賠貱正德四年仍前一百五兩又復忍苦賠解令来復蒙催督買辦又在前項加派一百五兩之外百姓愈加驚惶恐自此永為定額遺累無窮兼之歲辦料杉楠木炭牲口等項舊額三千四百九十八兩今年增至一萬餘兩比之原派幾於三倍其餘公差往来騷擾刻剝日甚一日江等自去年以来前後賠貱七十餘兩皆有實數可查

民産已窮征求未息况有旱災相仍疾疫大作比巷連村多至闔門而死骨肉奔散不相顧療幸而生者又為征求所迫弱者逃竄流離強者羣聚為盜攻刼鄉村日無虛夕今来若不呈乞寛免切恐衆情忿怨一旦激成大變為此連名具呈乞為轉申祈免等情據此欲為備由申請間驀有鄉民千數擁入縣門號呼動地一時不辨所言大意欲求寛貸倉卒誠恐變生只得權辭慰解諭以知縣自當為爾等申請上司悉行蠲免衆始退聽

徐徐散歸本月初七日復蒙鎮守府紙牌催督前事并提當該官吏看得前項事件既已與民相約豈容復肆科斂非惟心所不忍兼亦勢有難行絫照本職自到任以來即以多病不出未免有妨職務坐視民困而不能救心切時弊而不敢言至於物情忿激擁衆呼號始以權辭慰諭又復擅行蠲免論情雖亦紓一時之急據理則亦非萬全之謀既不能善事上官又何以安處下位苟欲全信於民其能免禍於己除將原發銀兩解府轉

解外合關本縣當道垂憐小民之窮苦俯念時勢之難為特賜寛容悉與蠲免其有遲違等罪止坐本職一人即行罷歸田里以為不職之戒中心所甘死且不朽等因備關到縣准此理合就行

教場石碑

正德丁丑猺冦大起江廣湖郴之間騷然且四三年矣於是三省奉命會征乃十月辛亥予督江西之兵自南康入甲寅破横水左溪諸巢賊敗奔庚申復連戰賊奔

桶岡十一月癸酉攻桶岡大戰西山界甲戌又戰賊大潰丁亥盡殪之凡破巢八十有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有餘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以夷險阻辛丑師旋於乎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後用刻茶寮之石匪以美成重舉事也

戊寅正月癸卯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懈丁未破三浰乘勝追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三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丁未回軍壺漿迎道耕夫遍野父老咸懽農器不

陳於今五年復我常業還我室家伊誰之力四省之寇惟渊尤黠擬官僭號潛圖孔烝正德丁丑冬犇賊既殄蓋機險阱毒以虞王師我乃休士歸農赫赫皇威匪威曷憑爰伐山石用紀厥成

銘一首

来爾同志古訓爾陳惟古為學在求放心心茍或放學乃徒勤勿憂文辭之不富惟慮此心之未純勿憂名譽之不顯惟慮此心之或湮斯須不敬鄙慢入造次不謹

放僻成反觀而內照虛已以受人言勿傷於煩易志勿惰於因循勿以亡而為有勿以虛而為盈勿遂非而文過勿務外而徇名温温恭人允惟基德堂堂張也難與為仁卓爾在如愚之回一貫乃質魯之參終身可行惟一恕三年之功去一矜不貴其辯貴其訥不患其鈍患其輕惟黽焉而時敏乃闇然而日新凡我同志宜鑒玆

銘

箴一首

古之教者莫難嚴師師嚴道尊教乃可施嚴師維何莊敬自持外内若一匪徒威儀施教之道在勝己私孰義孰利辨析毫釐源之弗潔厥流孔而毋忽其細慎獨謹微毋事於言以身先之教不由誠曰惟自欺施不以序孰云匪愚庶予知新患在好為凡我師士宜鑒於兹

陽朔知縣楊君墓誌銘

陽明子謫居貴陽有齊衰而杖者因鄉進士鄭鑾氏而来請曰陽朔令楊尚文卒其孤姪卿来謂鑾曰先伯父

死無嗣子所知我後人又不競非得當世名賢畧一言於墓將先德其泯廢無日子辱於伯父久亦宜所甚憫其若之何敢遂以卿奉其先人之遺幣再拜階下以請陽明子曰嘻予擯人懼僇辱之弗遑奚取以銘人之墓為其叚圖諸卿伏階下泣弗興鄭為之請益固則登其狀與幣於席而揖使歸曰吾徐思之明日卿来伏階下泣又明日復来曰不得命無以即喪次館下之士多為之請且言尚文之為人曰尚文敦信狷直其居鄉不苟

與所交必名士巨人視儕輩之弗臧者若浼焉嘗召其友飲狂士有因其友願納歡者與偕往尚文拒弗受曰吾為某不為若其峻絶如是陽明子曰其然斯亦難得矣今之人惟同汙逐垢弗自振立故風俗靡靡至此若斯人又易得耶因取其狀視之多若館下士之言焉乃許為之誌維楊氏之先居揚之泰州祖廉為監察御史擢叅議貴陽卒遂家焉考祥終昭化縣尹生三子伯敭仲敔即尚文季敬宰荆門之建陽驛尚文始從同郡都

憲徐公揆易尋舉鄉薦中進士乙榜三為司訓廬江溧陽平樂總試事於蜀末用大臣薦擢尹桂林陽朔縣猺頑弗即工者累年尚文諭以威德皆相率來受約束供賦稅流移聞之歸復業者以千數部使者以聞將加擢用而尚文死矣得年僅五十有五又無嗣天於善人何哉然尚文所歷三庠之士思其教陽朔之民懐其惠鄉之後進高其行其與身没而名踣又為人所穢鄙者雖有子若孫何如哉娶同郡阮氏瑞新昌主簿君女尚文

雖無子有卿存焉猶子也銘曰獅山之麓有封若斧左岡右砠栩栩其樹爰有周行于封之下鄉人過者來視其處曰嗚呼斯楊尹之墓耶

劉子青墓表

此浙江按察僉事劉子青之墓嗚呼子青潔其行不潔其名有其實不宏其聲寧藩之討子青在師相知甚悉吾每歎其才敏而世或訾之以無能吾每稱其廉慎而世或詬之以不清豈非命耶安常委命其往而休人謂

子青爲憤抑不平以卒殆其不然旣以奠於子青復以識其墓石

祭劉仁徵主事文

維正德三年歲次戊辰十一月十八日友生王某謹以清酌庶羞致奠于亡友劉君嗚呼仁者必壽吾敢謂斯言之予欺乎作善而降殃吾竊於君而有疑乎蹠蹻之得志在往昔而旣有夷齊之餒以稱也亦寧獨無於今之時乎人謂君之死瘴癘爲之噫嘻彼封豕長蛇膏人

之髓肉人之肌者何啻千百曾不彼厄而惟君是罹斯言也吾初不以為是人又謂瘴癘蓋不正之氣其與人相遭於幽昧邅難之區也在憸邪為同類而君子為非宜則斯言也吾又安得而盡非之乎於乎死也者人之所不免名也者人之所不可期雖脩短枯榮變態萬狀而終必歸於一盡君子亦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視若夜旦其生也奚以喜其死也奚以悲乎其視不義之物若將浼已又肯從而奔趨之乎而彼認為已有戀而弗能

舍因以沉酗於其間者近不出三四年或八九年遠及一二十年固已化為塵埃蕩為沙泥矣而君子之獨存者乃彌久而益輝嗚呼彼龜鶴之長年蜉蝣亦何自而知之乎屬有足疾弗能走哭寄奠一觴有淚盈掬復何言哉復何言哉嗚呼尚饗

祭陳判官文

維嘉靖七年月日欽差總制四省軍務新建伯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差南寧府推官馮衡南寧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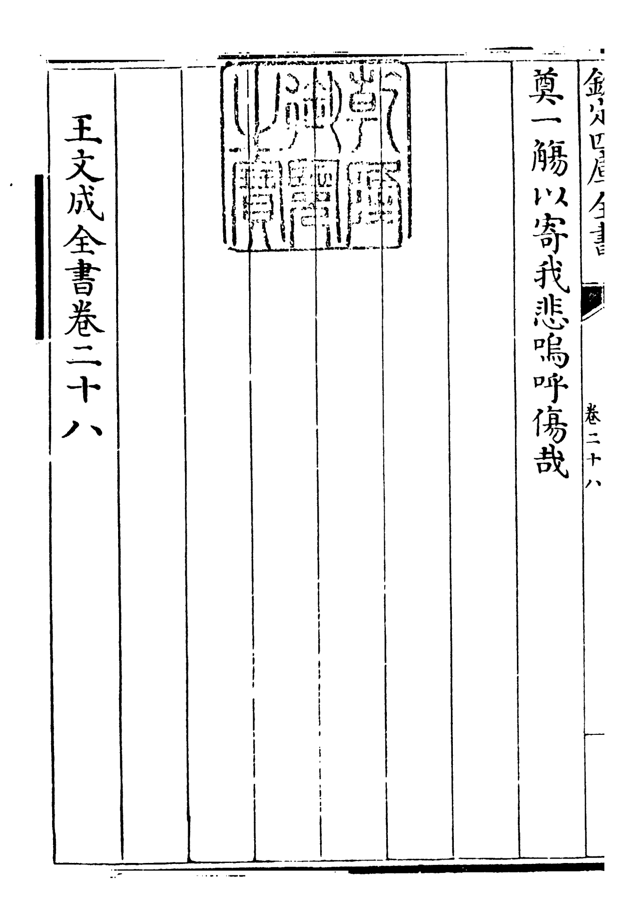
指揮王佐致祭于已故德慶州陳判官之墓往年羅滂渌水諸賊為地方患害判官嘗與已故指揮李松議設墟場以制禦賊黨安靖地方殫心竭力盡忠國事人皆知之然其時百姓雖稍賴以寧而各賊之不得肆其兇虐者嫉恨日深其後不幸判官與李松竟為賊首趙木子等所害以忠受禍心事未由暴白連年官府亦欲為之討賊雪憤然以地方多事之故又恐鋒刃所加玉石無分濫及良善是以因循未即進兵今賊首趙木子等

已為該道官兵用計擒獲明正典刑松與判官之忠勤益以彰著已特遣官以趙木子等各賊首級祭告於李松之墓矣今復遣南寧府衛官祭告于判官之墓死而有知亦可以少泄連年忠憤不平之氣也夫

祭張廣溪司徒文

嗚呼留都之別倏焉二載詎謂迄今遂成永訣嗚呼傷哉悼朋儕之零落悲歲月之遄逝感時事之艱難歎老成之彫謝傷心觸目有淚如瀉靈柩南還維江之湄聊

奠一觴以寄我悲嗚呼傷哉



王文成全書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王文成全書卷二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甯汝櫆

欽定四庫全書

王文成全書卷二十九　明　王守仁　撰

續編四

是卷師作於弘治初年筮仕之始也自題其稿曰上國遊洪䡮師録自辛巳以後文字釐為正録已前文字則間採外集而不全録者葢師學靜入於陽明洞得悟於龍場大徹於征寧藩多難殷憂動忍增益學益徹則立教益簡易故一

切應酬諸作多不彚入是卷已廢閣逸稿中久矣兹刻續録復檢讀之見師天禀夙悟如玉出璞雖未就追琢而闇闇内光因歎師禀夙智若無學問之全功則逆其所造當只止此使學者智不及師肯加學問之全功則其造詣日精當亦莫禦若智過於師而功不及師則終無所造自負其質者多矣乃復取而刻之俾讀師全録者聞道貴得真脩徒恃其質無益也嘉靖辛酉

德洪百拜識

鴻泥集序

鴻泥集十有三卷燕居集八卷半閑龍先生之作也其子僉憲君致仁將刻諸梓而屬其序於守仁曰斯將求之事也然吾家君老矣及見其言之傳焉庶以悅其心吾子以為是傳乎守仁曰是非所論也孝子之事親也求悅其心志耳目雖無可致力無弗盡焉況其言語文辭精神之所存非獨意玩手澤之餘其得而忽也既思

永其年又思永其名篤愛無已也將務悅其親寧是之與論乎君曰雖然吾子言之守仁曰是乃所以自盡者夫必其弗傳也斯幾於不仁必其傳之也斯幾於不智其傳也屬之己其傳之弗傳之也屬之人姑務其屬之己也已君曰雖然吾子必言之守仁曰繪事之詩不入於風雅孺子之歌見稱於孔孟然則古之人其可傳而弗傳者多矣不蘄傳而傳之者有矣抑傳與不傳之間乎昔馬談之史其傳也遷成之班彪之文其傳也固述

之衛武公老矣而有抑之戒蓋有道矣夫子刪詩列之大雅以訓於世吾聞先生年八十而博學匪懈不忘乎警惕又嘗數述六經宋儒之緒論其於道也有聞矣其於言也足訓矣致仁又尊顯而張大之將益興起乎道德而發揮乎事業若泉之達其放諸海不可限而量是集也其殆有傳乎致仁起拜曰是足以為家君壽矣霓也敢忘吾子之規遂書之為叙

澹然子序有詩

澹然子四易其號其始曰凝秀次曰完齋又次曰友葵最後為澹然子陽明子南遷遇於瀟湘之上而語之故且屬詩焉詩而叙之其言曰人天地之心而五行之秀也凝則形而生散則游而變道之不凝雖生猶變反身而誠而道凝矣故首之以凝秀道凝於己是為率性率性而人道全斯之謂完故次之完齋齋完者盡己之性也盡己之性而後能盡人之性盡萬物之性至於草木至矣葵草木之微者也故次之以友葵友葵同於物也

内盡於己而外同乎物則一矣一則脗然而天游混然
而神化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矣故
次之以澹然子終焉或曰陽明子之言倫矣而非澹然
子之意也澹然之意玄矣而非陽明子之言也陽明子
聞之曰其然豈其然乎書之以質於澹然子澹然子世
所謂滇南趙先生者也詩曰

兩端妙闔闢五運無留停藐然覆載内真精諒斯凝雞
犬一馳放散失隨飄零惺惺日收斂致曲乃明誠

明誠為無忝無忝斯全歸深淵春氷薄千鈞一綫微膚髪尚如此天命焉可違參乎吾與爾免矣幸無虧

人物各有稟理同氣乃殊曰殊非有二一本分澄淤志氣塞天地萬物皆吾軀炯炯傾陽性葵也吾友于孰葵孰為予友之尚為二大化豈容心繄我亦何意悠哉澹然予乘化自来去澹然匪冥然勿忘還勿助

壽楊母張太孺人序

考功主事楊名父之母張太孺人以敏慧貞肅為鄉邑

女氏師凡鄉人稱閨閫之良必曰張太孺人而名父亦以孝行聞尚擬人物有才識行誼無問知不知必首曰名父名父蓋令鄉評士論之公則爾也今年六月太孺人壽六十有七大夫卿士美楊氏母子之賢以為難得舉酒畢賀於是太孺人之長女若壻從事於京師且歸太孺人一旦欣然治裝欲與俱南名父帥妻子從親戚百計以留太孺人曰噫小子無庸爾焉自爾舉進士為令三邑令為考功前後且十有八年吾能一日去爾哉

爾為令吾見爾出入以勞民務昕夕不遑而爾無怠容吾知爾之能勤然其時監司督於上或爾有所畏也見爾之食貧自守一介不以茍而以色予養吾知爾之能廉然其時方有以賄敗者或爾有所懲也見爾毀淫祠崇正道禮先賢之後旌行舉孝拳拳以風俗為心吾知爾能志於正然其時遠近方以是煬爾或以是發聞也自爾入為部屬且五年庶幾得以自由而爾食忘味寢忘寐雞鳴而作候予寢而出朝於上疾風甚雨雷電晦

瞑而未嘗肯以一日休予然後信爾之誠於勤身與妻子為清苦而澹然以為樂交天下之士而莫有以苞苴饋遺至予然後信爾之誠於廉凡交爾而来者予耳其言非文學道義之相資則朝廷之政邊徼之務是謀磨礱砥礪惟不及古之人是憂焉予然後信爾之誠志於正而非有所色取於其外吾於是而可以無憂爾也已且爾弟亦善養吾老矣姻族鄉黨之是懐南歸予樂也名父跽請不已太孺人曰止而獨不聞之夫煦煦焉飲

食供奉以為孝而中衡拂之孰與樂親之心而志之養乎名父懼乃不敢請縉紳士夫聞太孺人之言者莫不咨嗟歎息以為雖古文伯子輿之母何以加是於是相與倡為歌詩以頌太孺人之賢而嘉名父之能養其於名父厚也比而序之

對菊聯句序

職方南署之前有菊數本閱歲既槁李君貽教為正郎于時天子居亮闇西北方多事自夏徂秋荒頓窘戚菊

發其故叢髙及於垣署花盛開且衰而貽教尚未之知也一日守仁與黄明甫過貽教語開軒而望始見焉計其時重陽之節既去之旬有五日相與感時物之變衰歎人事之超忽發為歌詩遂成聯句鬱然而憂深悄然而情隱雖故托辭於觴詠而沉痛惋悒終有異乎昔之舉酒花前劇飲酣歌陶然而樂者矣古之人謂菊為花之隱逸則菊固惟澗谷巖洞村圃籬落之是宜而以植之簿書案牘之間殆亦昔之所謂吏而隱者歟守仁性

僻而野嘗思鹿豕木石之羣貽教與明甫雖各懷利器處劇任而飄然每有煙霞林壑之想以是人對是蓟又當是地嗚呼固宜其重有感也已

東曹倡和詩序

正德改元之三月兩廣缺總制大臣朝議以東南方多事其選于他日宜益慎重於是湖南熊公由兵部左侍郎且滿九載秩矣擢左都御史以行衆皆以兩廣為東南巨鎮海外諸蠻夷之所向背如得人而委之天子四

方之憂可免二焉雖於資為屈而以清德厚望選重可知矣然而司馬執兵之樞居中斡旋以運制四外不滋為重歟方其初議時亦有以是言者慮非不及而當事者卒以公之節操才望為辭謂非公不可其意實欲因是而出公於外也於是士論関然以為非宜然已命下無及矣為重鎮得賢大臣而撫之朝議以重舉而公以德升物議顧怏然而不滿也衡物之情以行其私而使人懷不滿焉非夫忘世避俗之士不能無憂焉自命下

曁公之行曹屬之為詩以寫其睠留之情者凡若干人以前驅之騶發也敘而次之僅十之一遮公御而投之庸以寄其私焉

豫軒都先生八十受封序

弘治癸亥冬守仁自會稽上天目東觀於震澤遇南濠子都玄敬於吳門遂偕之入玄墓登天平還值大雪次虎丘凡相從旬有五日予與南濠子為同年葢至是而始知其學之無所不窺也歸造其廬獲拜其父豫軒先

生與予坐而語蓋屯然其若避而彙趨也秩然其若斂而陽煦也予埳然而心撼焉倏而色慚焉倏而目駭焉亡予之故先生退守仁謂南濠子曰先生殆有道者歟胡為乎色之不存予而德之予薰也南濠子笑而頷之曰然子其知人哉吾家君於藝鮮不通而人未嘗見其學也於道鮮不究而人未嘗知其有也夫善之弗彰也則於子乎避雖然吾家君則甚惡之吾子既知之也穆其敢隱乎凡穆之所見知於吾子皆吾家君之所弗屑

也故鄉之人無聞焉非吾子之粹於道其寧孰識之夫南濠子之學以該洽聞四方之學者莫不誦南濠子之名而莫有知其學之出自先生者先生之學南濠子之所未能盡而其鄉人曾莫知之古所謂潛世之士哉彼且落其榮而核之存彼且固靈株而塞其兌彼且被褐而懷玉離形跡遁聲華而以為知已者累孰比比焉跡形骸而求之其遠哉令年先生壽八十神完而氣全齒髮無所變八月甲寅天子崇徽號於兩宮推恩臣下於

是南濠子方為冬官主事得被異數封先生如其官同年之任於京者美先生之高壽樂南濠子之獲榮其親也集而賀之夫樂壽康寧世之所慕而予不敢以為先生侈章服華寵世之所同貴而予不敢以為先生榮南濠子以予言致之先生亦且以予為知言乎乙丑十月序

送黃敬夫先生僉憲廣西序

古之仕者將以行其道今之仕者將以利其身將以行

其道故能不以險夷得喪動其心而惟道之行否為休戚利其身故懐土偷安見利而趨見難而懼非古今之性爾殊也其所以養於平日者之不同而觀夫天下者之達與不達耳吾邑黄君敬夫以刑部員外郎擢廣西按察僉事廣西天下之西南徼也地卑濕而土疎薄接境於諸島蠻夷瘴癘欝蒸之氣朝夕瀰茫不常睹日月山獞海獠非時竊發烏妖蛇毒之患在在而有固今仕者之所懼而避焉者也然予以為中原固天下之樂土

人之所趨而聚居者然中原之民至今不加多而嶺廣之民至今不加少何哉中原之民其始非必盡皆中原者也固有從嶺廣而遷居之者矣嶺廣之民其始非必盡皆嶺廣者也固有從中原而遷居之者矣久而安焉習而便焉父兄宗族之所居親戚墳墓之所在自不能一日捨此而他也古之君子惟知天下之情不異於一鄉一鄉之情不異於一家而家之情不異於吾之一身故視其家之尊卑長幼猶家之視身也視天下之尊卑

長幼猶鄉之視家也是以安土樂天而無入不自得後之人視其兄之於己固已有間則又何怪其險夷之異趨而利害之殊節也哉今仕於世而能以行道為心求古人之意以達觀夫天下則嶺廣雖遠固其鄉閭嶺廣之民皆其子弟郡邑城郭皆其父兄宗族之所居山川道里皆其親戚墳墓之所在而嶺廣之民亦將視我為父兄以我為親戚雍雍愛戴相眷戀而不忍去況以為懼而避之耶敬夫吾邑之英也幼居於鄉鄉之人無不

敬愛長徙於南畿之六合六合之人敬而愛之猶吾鄉也及舉進士宰新鄭新鄭之民曰吾父兄也入為冬官主事出治水於山東旼秋官主事擢員外郎僚寀曰吾兄弟也蓋自居於鄉以至於今經歷且十餘地而人之敬愛之如一日君亦自為童子以至於為令官經歷且八九職而其所以待人愛衆者恒如一家今之擢廣西也人咸以君之賢宜需用於内不當任遠地君曰吾則不賢使或賢也乃所以宜於遠嗚呼若君者可不謂之

志於行道素養達觀而有古人之風也歟夫志於為利雖欲其政之善不可得也志於行道雖欲其政之不善亦不可得也以君之所志雖未有所見吾猶信其能也況其赫𤏲之聲奇偉之績久熟於人人之耳目則吾於君之行也頌其所難而易者見矣

性天卷詩序

錫之崇安寺有浮屠淨覺者扁其居曰性天因地官泰君國聲而請序於予予不知淨覺顧國聲端人也而淨

覺托焉且嘗避所居以延國聲誦讀其閒此其爲人必有可與言者矣然性天既非淨覺之所及而性與天又孔子之所罕言子貢之所未聞則吾亦豈易言哉吾聞浮屠氏以寂滅爲宗其教務抵於木槁灰死影絶跡滅之境以爲空幻則淨覺所謂性天云者意如此乎淨覺既已習聞而復予請焉其中必有願也吾不可復以此而瀆告之姑試與淨覺觀於天地之閒以求所謂性與天者而論之則凡赫然而明蓬然而生訇然而驚油然

而與凡湯前擁後迎分而接肿者何適而非此也哉今夫水之生也潤以下木之生也植以上性也而莫知其然之妙水與木不與焉則天也激之而使行於山顛之上而反培其末是豈水與木之性哉其奔決而仆天固非其天矣人之生入而父子夫婦兄弟出而君臣長幼朋友豈非順其性以全其天而已耶聖人立之以紀綱行之以禮樂使天下之過弗及焉者皆於是乎取中曰此天之所以與我我之所以為性云爾不如是不足以

為人是謂喪其性而失其天而況於絶父子屏夫婦逸而去之耶吾儒之所謂性與天者如是而已矣若曰性天之流行云則吾又何敢躐以褻淨覺乎哉夫知而弗以告謂之不仁告之而躐其等謂之誣知而不為焉者謂之惑吾不敢自陷於誣與不仁觀淨覺之所與與其所以請亦豈終惑者耶既以復國聲之請遂書於其卷

送陳懷文尹寧都序

木之産於鄧林者無棄材馬之出於渥洼者無凡足非

物性之有異其種類土地使然也剡溪自昔稱多賢而陳氏之居剡者尤為特盛其先有諱過者仕宋為侍御史子匡由進士為少詹事匡之四世孫聖登進士判處州子頤徵著作頤子國光元進士官大理卿光姪彥範為越州路總管至懷文之兄堯由鄉進士掌教濮州弟璟蜀府右長史珂進士刑曹主事衣冠文物輝映後先豈非人之所謂鄧林渥洼者乎宜必有瓌奇之材絶逸之足干青雲而躡風雹者出乎其間矣懷文始與予同

舉於鄉望其色而異耳其言而驚求其世則陳氏之產也曰嘻異哉土地則爾他時柱廊廟而致千里者非彼也歟既而匠石靡經伯樂不遇遂復困寂寞而伏鹽車者十有五年斯則有司之不明於懷文固無病也今年赴選銓曹授尹江西之寧都夫以懷文合抱之具此宜無適而不可顧寧都百里之地吾恐懷文之驥足有所不展也然而行遠之邇登高之卑自今日始矣則如予之好於懷文者於其行能無言乎贈之詩曰矯矯千金

駿鬱鬱披雲枝跑風拖雷電梁棟惟其宜寒林棲落日暮色江天庖元龍湖海士客衣風塵緇牛刀試花縣鳴琴坐無為清濯廬山雲心事良獨奇悠悠西江水別懷諒如斯

送駱韞良潮州太守序

昔韓退之為潮州刺史其詩文間亦有述潮之土風物產者大抵謂潮為瘴毒崎險之鄉而海南帥孔戣又以潮州小祿薄特給退之錢千十百周其闕之則潮蓋亦

邊海一窮州耳今之嶺南諸郡以饒足稱則必以潮為首舉甚至以為雖江淮財賦之地亦且有所不及豈潮之土地齒於古而今有所豐抑退之貶謫之後其言不無激於不平而有所過也退之為刑部侍郎諫迎佛骨天子大怒必欲置之死裴度崔羣輩為解始得貶潮州則潮在當時不得為美地亦略可見今之所稱則又可以身至而目擊固非出於妄傳特其地之不同於古則要為有自也予嘗謂牧守之治郡譬之農夫之治田農

夫上田一歲不治則半收再歲不治則無食三歲不治則化為蕪莽而比於瓦礫苟盡樹蓺之方而勤耕耨之節則下田之收與上等江淮故稱富庶當其兵荒之際凋殘廢瘠固宜有之乃今重熙累治之日而其民往往有不堪之歎豈非以其俗素習於奢逸而上之人又從而重斂繁役之刓剝環四面而集則雖有良守牧亦一暴十寒其為生也無幾矣潮地岸大海積無饒富之名其民貢賦之外皆得以各安地利業儉朴而又得守牧

如退之李德裕陳堯佐之徒相望而撫鞠梳摩之所以
積有今日之盛實始於此逾十餘年来富盛之聲既揚
則其勢不能久而無動有司者又將顧而之焉則吾恐
今日之潮復為他時之江淮其甚可念也今年潮知府
員鈌諸暨駱公蘊良以左府經歷擢是任以往公嘗守
安陸至今以富足號遂用是建重屏其地繼後循其迹
而治之者率多有聲聞及入經歷左府都督事兵府政
清自府帥下逮幕屬軍吏禮敬畏戴不謀而同其於潮

州也以其治安陸者治之而又獲夫上下之心如今日之在兵府將有為而無不從有革而無不聽政績之美又果足為後來者之所遵守則潮之富足將終保於無恙而一郡民神為有福矣夫為天子延一郡之福功豈小乎哉推是以進他日所成其又可論公僚友李載暘輩請言導公行予素知公之心且稔其才自度無足為贈者為潮民慶之以酒而頌之以此言

高平縣志序

高平志者高平之山川土田風俗物産無不志焉曰高平則其地之所有皆舉之矣禹貢職方之述已不可尚漢以来地理郡國志方輿勝覽山海經之屬或畧而多漏或誕而不經其間固已不能無憾惟我朝之一統志則其綱簡於禹貢而無遺其目詳於職方而不冗然其規模宏大闊畧實為天下萬世而作則王者事也若夫州縣之志固又有司者之職其亦可緩乎弘治乙卯慈谿楊君明甫令澤之高平發號出令民既悦服乃行田

野進父老詢邑之故將以脩廢舉墜而邑舊無志無所於考明甫慨然太息曰此大闕責在我遂廣詢博採搜秘闕疑旁援直據輔之以已見遵一統志凡例總其要節而屬筆於司訓李英不踰月編成於是繁劇紛沓之中不見聲色而數千載散亂淪落之事棄廢磨滅之跡燦然復完明甫退然若無與也邑之人士動容相慶駭其昔所未聞者之忽睹而喜其今所將泯者之復明也走京師請予序予惟高平即古長平戰國時秦白起攻

趙坑降卒四十萬於此至今天下寃之故自為童子即知有長平慷慨好奇之士思一至其地以弔千古不平之恨而不可得或時考圖志以求其山川形勢於彷彿間予嘗思睹其志以為遠莫致之不謂其無有也蓋嘗意論趙人以四十萬俯首降秦而秦卒坑之了無哀恤顧忌秦之毒虐固已不容誅而當時諸侯其先亦自有以取此者夫先王建國分野皆有一定之規畫經制如今所謂志書之類者以紀其山川之險夷封疆之廣狹

土田之饒瘠貢賦之多寡俗之所宜地之所產井然有方俾有國者之子孫世守之不得以已意有所增損取予夫然後講信脩睦各保其先世之所有而不敢冒法制以相侵陵戰國之君惡其害已不得騁無厭之欲也而皆去其籍於是強陵弱衆暴寡兼并僭竊先王之法制蕩然無考而奸雄遂不復有所忌憚故秦敢至於此然則七國之亡實由文獻不足證而先王之法制無存也典籍圖志之所關其不大哉今天下一統皇化周流

州縣之吏不過具文書計歲月而以贅疣之物視圖志不知所以宜其民因其俗以興滯補敝者必於志焉是賴則固王政之首務也令夫一家且必有譜而後可齊而況於州縣天下之大州縣之積也州縣無不治則天下治矣明甫之獨能汲汲於此其所見不亦遠乎明甫學博而才優其爲政廉明毀淫祠興社學敦倫厚俗扶弱鋤强實皆可書之於志以爲後法而明甫謙讓不自有也故予爲序其畧於此使後之續志者考而書焉

送李柳州序

柳州去京師七千餘里在五嶺之南嶺南之州大抵多卑濕瘴癘其風土雜夷戎自昔與中原不類唐宋之世地盡荒服吏其土者或未必盡皆以譴謫而以譴謫至者居多士之立朝意氣激軋與時抵忤不容於儕衆於是相與擯斥必致之遠地故以譴謫而至者或未必盡皆賢士君子而賢士君子居多予嘗論賢士君子於平時隨事就功要亦與人無異至於處困約之鄉而志愈

勵節益堅然後心跡與時俗相去遠甚然則非必賢士君子而後至其地至其地而後見賢士君子也唐之時柳宗元出為柳州刺史劉蕡斥為柳州司户蕡之忠義既已不待言宗元之出始雖有以自取及其至柳而以禮教治民砥礪奮發卓然遂有聞於世古人云庸玉女於成也其不信已夫自是寓遊其地若范祖禹張廷堅孫覿高頴劉洪道胡夢昱輩皆忠賢剛直之士後先相繼不絶故柳雖非中土至其地者率多賢士是以習與

化移而衣冠文物蔚然為禮義之邦我皇明重熙累洽無間邇遐世和時泰瘴癘不興財貨所出盡於東南於是遂為嶺南甲郡朝廷必擇廉能以任之則今日之柳州固已非唐宋之柳州而今日之官其土者豈惟非昔之比其為重且專亦較然矣弘治丙辰柳州知府員缺內江李君邦輔自地官正郎膺命以往人皆以邦輔居地官十餘年綽有能聲為縉紳所稱許不當遠去萬里外予於邦輔知我也亦豈不惜其遠別顧邦輔居地官

上曹著廉聲有能績徐速自如優游榮樂之地皆非人所甚難人亦不甚為邦輔屈不知其中之所存令而閒關數千里處險僻難為之地得以試其堅白於磨涅則邦輔之節操志慮庶幾盡白於人人而任重道遠真可以無負令日縉紳之期望豈不美哉夫所處冒艱險之名而節操有相形之美以不滿人之望加之以不自滿之心吾於邦輔之行所以獨欣然而私喜也

送呂丕文先生少尹京丞序

昔蕭望之為諫議大夫天子以望之議論有餘才任宰相將觀以郡事而望之堅欲拾遺左右後竟出試三輔至元帝之世而望之遂稱賢相焉古之英君其將任是人也既已納其言又必考其行將欲委以重則必老其才所以用無不當而功無不成若漢宣者史稱其綜核名實蓋亦不為虛語矣新昌呂公丕文以禮科都給事中擢少尹南京兆給事諫官也京兆三輔之首也以給事試京兆是諫官試三輔也是其先後名爵之偶同於

望之非徒以寵直道而開讜言固亦微示其意於其間耳呂公以純篤之學忠貞之行自甲辰進士為諫官十餘年其所論於朝而建明者何如也致于上而替可否者何如也聲光在人公道在天下聖天子詢事考言方欲致股肱之良以希唐虞之盛耳目之司顧獨不重哉然則公京兆之擢固將以信其夙所言者於今日而須其大用於他時也其所以賢而試之有符於漢宣之於望之而其所將信而任之則吾又知其決非彼若而已

也君行矣既已審上意之所在公卿大夫士傾耳維新之政以券其所言且謂日需其效以俟庸也其得無念於斯行乎哉學士謝公輩與公有同舉同鄉之好飲以餞之謂某也宜致以言予惟君之文學政事於平常既已信其必然知言之弗能毫末加也而超擢之榮又不屑為時俗道若夫名譽之美期俟之盛則固君之所宜副而實諸公飲餞之情也故比而序之以為贈

慶呂素菴先生封知州序

朝廷褒德顯功因其子以及其親斯固人情事理之所宜然葢亦所謂忠厚之至也然舊制京官三載舉得推恩而州縣之職非至於數載之外屢為其上官所薦揚則終不可幸而致故京官之得推恩非必其皆有奇績異能者苟得及乎三載皆可以坐而有之州縣之職非必其皆無奇績異能苟其人事之不齊得於民矣而不獲乎上信於己矣而未孚於人百有一不如式則有司者以例繩之雖累方岳欲推恩如其京官之三載者焉

不可得也夫父母之所以教養其子而望其榮顯夫我者豈有異情哉人子之所以報於其親以求樂其心志者豈有異情哉及其同為王臣而其久近難易相去懸絶如此豈不益令人重內而輕外也夫惟其難若此其久若此而後能有所成就故其教子之榮顯親之志亦因之而有盛於彼皆於此見焉浙之新昌有隱君子曰素菴吕公者今刑部員外郎中原之父也自幼有潔操高其道不肯為世用優游煙壑專意教其子使之盡學

夫脩己治人之方凡其所欲為而不及為者皆一以付之曰吾不能有補於時不可使吾子復為獨善者學成使之仕成化庚子中原遂領鄉薦與家君實同登焉甲辰舉進士出守石州石故號難治中原至即除舊令之不便於民者布教條為約束以其素所習於家庭者坐而治之民皆靡然而從翕然而起士夫之騰於議者部使之揚薦者曰其廉吏其勤吏其才而有能其賢而多智必皆於中原是歸焉有司奉舊典推原中原厥績所

自而公之所以訓誨其子之功為大天子下制褒揚封公為奉直大夫配某氏封宜人以寵榮之鄉士夫皆曰子為京職而能克享褒封者于今皆爾此不足甚異公之教其子為其難而獨能易其獲此則不可以無賀於是李君輩皆為詩歌而來屬予言予惟天下之事其得之也不難則其失之也必易其積之也不久則其發之也必不宏今夫松柏之拂穹霄而擊車輪也其始蓋亦必有蔽於蓬蒿而厄於牛羊以能有成立公之先世自

文惠公以来相業吏治世濟其美固宜食報於其後矣而不食以鍾於公公之道自足以顯於時矣而不顯以致於其子且復根盤節錯而中為之處焉乃有所獲是豈非所謂積之久而得之難者歟則其他日所發之宏大其子之陟公卿而樹勲業身享遐齡以永天禄於無窮蓋未足以盡也然則公之可賀者在此而不專在於彼某也敢贅言之

賀監察御史姚應隆考績推恩序

御史姚君應隆監察江西道之三年冢宰考其績有成以最上於是天子進君階文林郎遂下制封君父坡隣公如君之階君母某氏為孺人及君之配某氏於是僚友畢賀謂某尤厚於君屬之致所以賀之意某曰應隆之幼而學之也坡隣公之所以望之者何將不在於樹功植名以光大其門閭已乎坡隣公之教之而應隆之所以自期之者何將不在於顯揚其所生以不負其所學已乎然此亦甚難矣銖銖而積之皓首而無成者加

半焉幸而有成得及其富盛之年以自奮於崇赫之地者幾人是幾人者之中方起而躓半途而廢垂成而毀者又往往有之可不謂之難乎應隆年二十一而歌鹿鳴於鄉明年遂舉進士由郎官陟司天子耳目謂非富盛之年以自奮於崇赫之地不可也英聲發於新喻休光著於沛邑而風裁振於朝署三年之間遂得以成績被天子之寵光於其父母謂非樹功植名以光大其門閭而顯揚其所生不可也坡隣之所望應隆之所自期

於今日而兩有不負焉㫋也請以是為賀雖然君子之成身也不惟其外惟其中其事親也不惟其文惟其實應隆之所以自奮於崇赫之地者果足以樹功植名而成其身已乎外焉而已耳應隆之所以被寵光於其父母者果足以為顯揚其所生而為事親之實已乎文焉而已耳夫子曰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斯之為中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斯之謂實應隆內明而外通動以古之豪傑自標準其忠孝大節皆其

素所積蓄雖隱而不揚其所以成身而事親者自若也况其外與文者又兩盡焉斯其不益足賀乎

送紹興佟太守序

成化辛丑予来京師居長安西街久之文選郎佟公實来與之隣其貌頎然以秀其氣熙然以和介而不絶物寛而有分劑予嘗私語人以為此真廊廟器也既而以他事外補不相見者數年弘治癸丑公為貳守於蘇蘇大郡繁而尚侈機巧而多偽公至移侈以朴消偽以誠

勤於職務日夜不懈時予趨京見蘇之士夫與其民之稱頌之也於是始知公之不獨有其德器又能循循吏職甲寅移守嘉興嘉興財賦之地民苦於兼并俗殘於武斷公大鋤強梗剪其蕪蔓起嘉良而植之予見嘉之民歡趨鼓舞及其士夫之欽崇之也於是又知公有剛明果決之才不獨能循循吏事乃歎其不可測識固如此令年吾郡太守缺吾郡繁麗不及蘇而敦朴或過財賦不若嘉而淳善則踰是亦論之通於吳越之間者然

而邇年以来習與時異無蘇之繁麗而亦或有其糜無嘉之財賦而亦或效其強每與士大夫論輒歎息興懷以為安得如昔之化蘇人者而化之乎安得如昔之變嘉民者而變之乎方思公之不可得而公適以起服来朝又懼吾郡之不能有公也而天子適以為守士大夫動容相賀以為人所祝顒而天必從之意者郡民之福亦未艾也公且行相與舉杯酒為八邑之民慶又不能無懼也公本廊廟之器出居於外者十餘年其為蘇與

嘉京師之士論既已惜其歸之太徐其為吾郡能幾月日且天子之意與其福一郡孰與福天下之大也雖然公之去蘇與嘉亦且數年德澤之流今未替也公雖不久於吾郡矣如其不得公也則如之何

送張侯宗魯考最還治紹興序

膠州張侯宗魯之節推吾郡也中清而外慎寛持而肅行大獲於上下以平其政刑三載而績成是為弘治十三年將上最天曹吾父老聞侯之有行也皆出自若耶

山谷間送於錢清江上侯曰父老休矣吾無德政相及
徒勤父老吾懼且怍父老休矣吾無以堪也父老曰明
府知斯水之所以為錢清者乎昔漢劉公之去吾郡也
吾儕小人之先亦皆出送各有所贈獻劉公不忍違先
民之意乃人取一錢已而投之斯水因以名焉所以無
忘劉公之清德且以志吾先民之事劉公其勤如此也
今明府之行吾儕小人限於法制既不敢妄有所贈獻
又不獲奔走服役致其惓惓之懷其如先民何固辭不

可復行數十里始去三月中旬侯至於京師天曹以最上明日遂駕以行鄉先生之仕於朝者聞之皆出餞且邀止之曰侯之遠来亦既勞止適有司之不暇是以未能羞一觴於從者是何行之速耶侯俯而謝復止之曰侯之勞於吾郡三年有餘令者行數千里無非為吾民其勤且劬也事既竣矣吾黨不得相與為一日之從容其如吾民何侯謝而起守仁趨而進曰諸先生毋為從者淹侯之急於行也守仁則知之矣僉曰謂何曰昔者

漢郭伋之行部也與諸童為歸期及歸而先一日遂止於野亭須期乃入曰懼違信於諸兒也吾聞侯之來也鄉父老與侯為歸期矣而復濡遲於此以徇一朝之樂聽其所以期父老者此侯之所懼而有不容已於急行也毋為侯淹侯起拜曰正學非敢及此然敢不求承吾子之教

送方壽卿廣東僉憲序

士大夫之仕於京者其繁劇難為惟部屬為甚而部屬

之中惟刑曹典司獄訟朝夕恒窘於簿書案牘口決耳辨目證心求身不暫離於公座而手不停揮於鉛槧蓋部屬之尤甚者也而刑曹十有三司之中惟雲南以職在京畿廣東以事當權貴其劇且難尤有甚於諸司者若是而得以行其志無愧其職焉則固有志者之所願為而多才者之所欲成也然而紛揉雜沓之中又從而拂抑之牽制之言未出於口而辱已加於身事未解於倒懸而機已發於陷阱議者以為處此而能不撓於理

法不罹於禍敗則天下無復難為之事是固然矣然吾以為一有惕於禍敗則理法未免有時而或撓苟惟理法之求伸而欲不必罹於禍敗吾恐聖人以下或有所不能也訟之大者莫過於人命惡之極者無甚於盜賊朝廷不忍一民冒極惡之名而無辜以死也世俗之論皆然而壽卿獨以僉事為樂此其間夫亦容有所未安是以寧處其薄與淹者以求免於過慝歟夫知其不安而不處過慝之懼而淹薄是甘焉是古君子之心也吾

於壽卿之行請以此為贈

提牢廳壁題名記

京師天下獄訟之所歸也天下之獄分聽於刑部之十三司而十三司之獄又并繫於提牢廳故提牢廳天下之獄皆在焉獄之繫歲以萬計朝則皆自提牢廳而出以分布於十三司提牢者目識其狀貌手披其姓名口詢耳聽魚貫而前自辰及午而始畢暮自十三司而歸自未及酉其勤亦如之固天下之至繁也其為獄之巳

成者分為六監其輕若重而未成者又自為六監其桎梏之緩急扃鑰之啓閉寒暑早夜之異防饑渴疾病之殊養其微至於箕箒刀錐其賤至於滌垢除下雖各司於六監之吏而提牢者一不與知即弊興害作執法者得以議擬於其後又天下之至猥也獄之重者入於死其次亦皆徒流夫以共工之罪惡而舜姑以流之於幽州則夫拘繫於此而其情之苟有未得者又可以輕棄之於死地哉是以雖其至繁至猥而其勢有不容於不

身親之者是蓋天下之至重也舊制提牢月更主事一人至是弘治庚申之十月而予適來當事夫予天下之至拙也其平居無恙一遇紛擾且支離厭倦不能酬酢况玆多病之餘疲頓憔悴又其平生至不可強之日而每歲決獄皆以十月下旬人懐疑懼多亦變故不測之虞則又至不可為之時也夫其天下之至繁也至猥也至重也而又適當天下至拙之人值其至不可強之日與其至不可為之時是亦豈非天下之至難也以予之

難不敢忘昔之治於此者將求私淑之而廳壁舊無題名搜諸故牒則存者僅百一耳大懼泯没使昔人之善惡無所考徵而後来者益以畏難茍且莫有所觀感於是迺悉取而書之廳壁雖其既亡者不可復追而將来者尚無窮已則後賢猶將有可别擇以為從違而其間茍有天下之至拙如予者亦得以取法明善而免過愆將不為無小補然後知予之所以為此者固亦推已及物之至情自有不容於已也矣弘治庚申十月望

重修提牢廳司獄司記

弘治庚申七月重脩提牢廳工畢又兩越月而司獄司成於是餘姚王守仁適以次來提督獄事六監之吏皆來言曰惟兹廳若司建自正統破敝傾圮且二十年其卑淺隘陋則草創之制無尤焉矣是亦豈惟無以凜觀瞻而嚴法制將治事者風雨霜雪之不免又何暇於職務之舉而奸細之防哉然兹部之制脩廢補敗有主事一人以專其事又壞不理吾儕小人無得而知之者獨

惟拓隘以廣易朽以堅則自吾劉公實始有是吾儕目睹其成而身享其逸劉公之功不敢忘也又曰六監之囚其罪大惡極何所不有作孽造奸吏數逢其殃而民徒益其死獨禁防之不密哉亦其間容有以生其心自吾劉公始出已意創為木閑令不苛而密奸不弭而消桎梏可弛縲絏可無吾儕得以安枕無事而囚亦或免於法外之誅則劉公之功於是為大小人事微而謀室無能為也敢以布於執事實重圖之於是守仁既無以

禦其情又與劉公為同僚嫌於私相美譽也乃謂之曰吾為爾記爾所言書劉公之名姓使承劉公之後者益修劉公之職繼爾輩而居此者亦無忘劉公之功則於爾心其亦已矣皆應曰是小人之願也遂記之曰劉君名璉字廷美江西鄱陽人也由弘治癸丑進士今為刑部四川司主事云弘治庚申十月十九日

黄樓夜濤賦朱君朝章將復黄樓為予言其故夜泊彭城之下予瞻呼予曰吾將與子

聽黄樓之夜濤乎覺則夢也感予瞻之事作黄樓夜濤賦

子瞻與客宴於黃樓之上已而客散日夕暝色橫樓明月未出乃隱几而坐嗒焉以息忽有大聲起於穹窿徐而察之乃在西山之麓倏焉改聽又似夾河之曲或隱或隆若斷若逢若揖讓而樂進歙掀舞以相雄觸孤憤於厓石駕逸氣於長風爾乃乍闔復闢既橫且縱摐摐渢渢洶洶瀜瀜若風雨驟至林壑崩奔振長平之屋瓦舞泰山之喬松咽悲吟於下浦激高響於遙空恍不知其所止而忽已過於呂梁之東矣子瞻曰噫嘻異哉是

何聲之壯且悲也其烏江之兵散而東下感帳中之悲歌慷慨激烈吞聲飲泣怒戰未已憤氣決臆倒戈曳戟紛紛籍籍狂奔疾走呼號相及而復會於彭城之側者乎其赤帝之子威加海内思歸故鄉千乘萬騎霧奔雲從車轍轟霆旌旗蔽空擊萬夫之鼓撞千石之鐘唱大風之歌按節翱翔而將返於沛宫者乎於是慨然長噫欠伸起立使童子啓户憑欄而望之則煙光已散河影垂虹帆檣泊於洲渚夜氣起於郊垌而明月固已出於

芒碭之峯矣子瞻曰噫嘻予固疑其為濤聲也夫風水之遭於澒洞之濱而為是也茲非南郭子綦之所謂天籟者乎而其誰倡之乎其誰和之乎其誰聽之乎當其滔天浴日湮谷崩山橫奔四潰茫然東翻以與吾城之爭於尺寸間也吾方計窮力屈氣索神憊懍孤城之岌岌覬須臾之未壞山頽於目懵霆擊於耳聵而豈復知所謂天籟者乎及其水退城完河流就道脫魚腹而出塗泥乃與二三子徘徊茲樓之上而聽之也然後見其

汪洋涵浴潏潏汩汩澎湃掀簸震蕩渾渤吁者為竽噴者為篪作止疾徐鐘磬柷敔奏文以始亂武以居呶者嗃者囂者嘷者翕而同者繹而從者而啁啁者而嘐嘐者蓋吾俯而聽之則若奏簫咸於洞庭仰而聞焉又若張鈞天於廣野是蓋有無之相激其殆造物者將以寫千古之不平而用以盪吾胷中之抑鬱者乎而吾亦胡為而不樂也客曰子瞻之言過矣方其奔騰漂蕩而以厄子之孤城也固有莫之為而為者而豈水之能為之

乎及其安流順道風水相激而爲是天籟也亦有莫之爲而爲者而豈水之能爲之乎夫水亦何心之有哉而子乃欲據其所有者以爲歡而追其旣往者以爲戚是豈達人之大觀將不得爲上士之妙識矣子瞻喟然而笑曰客之言是也乃作歌曰濤之興兮吾聞其聲兮濤之息兮吾泯其迹兮吾將乘一氣以遊於鴻濛兮夫孰知其所極兮弘治甲子七月書于百步洪之養浩軒

来雨山雪圖賦

昔年大雪會稽山我時放迹遊其間巖岫皆失色崖壑俱改顔歷髙林兮入深巒銀幢寶蓋森圍圜長矛利戟白齒齒駭心慄膽如穿虎豹之重關澗谿埋没不可辨長松之杪修竹之下時聞寒溜聲潺潺沓嶂連天凝華積鉛嵯峨嶄削浩蕩無顛嶙峋眩耀勢欲倒溪迴路轉忽然當之却立仰視不敢前嵌竇飛瀑忽然中瀉氷磴崚嶒上通天罅枯藤古葛倚巖嶔而髙掛如瘦蛟老螭之蟠糾蛻皮換骨而將化舉手攀援足未定鱗甲紛紛

而亂下側足登龍虬傾耳俯聽寒籟之颼颼凌風蹀躡
直際縹緲恍惚最高之上頭迺是仙都玉京中有上帝
遨遊之三十六瑶宮旁有玉妃舞婆娑十二層之瓊樓
下隔人世知幾許真境倒照見毛髮凡骨高寒難久留
劃然長嘯天花墜空素屏縞障坐不厭琪林珠樹窺瓏
瓏白鹿來飲澗騎之下千峰寡猿怨鶴時一叫彷彿深
谷之底呼其侶蒼茫之外爭行閲陣排天風鑑湖萬頃
寒濛濛雙袖拂開湖上雲照我鬢眉忽然皓白成衰翁

手掬湖水洗雙眼回看羣山萬朶玉芙蓉草團蒲帳青莎蓬浩歌夜宿湖水東夢魂清徹不得寐乾坤俯仰真在氷壺中幽朔陰巖地歲暮常多雪獨無湖山之勝使我每每對雪長鬱結朝回策馬入秋臺高堂大壁寒崔嵬恍然昔日之湖山雙目驚喜三載又一開誰能縮地法此景何来石田畫師我非爾胷中胡為亦有此来君神骨清莫比此景奇絶酷相似石田此景非爾不能摹来君来君非爾不可當此圖我嘗親遊此景得其趣為

君題詩非我其誰乎

雨霽遊龍山次五松韻

晴日須登獨秀臺碧山重疊畫圖開閑心自與澄江老逸興誰還白髮來潮入海門舟亂發風臨松頂鶴雙迴夜憑虛閣窺星漢殊覺諸峰近斗魁

嚴光亭子勝雲臺雨後高憑遠目開鄉里正須吾輩在湖山不負此公来江邊秋思丹楓盡霜外緘書白鴈迴幽朔會傳戈甲散已聞南徼授渠魁

雪牕閒卧

夢迴雙闕曙光浮懶卧茅齋且自由巷僻料應無客到景多惟擬作詩酬千巖積素供開卷疊嶂迴溪好放舟破虜玉關真細事未將吾筆遂輕投

次韻畢方伯寫懷之作

孔顔心迹樂夔業落落乾坤無古今公自平生懷真氣誰能晚節負初心獵情老去驚猶在此樂年来不費尋矮屋低頭真局促且從峯頂一高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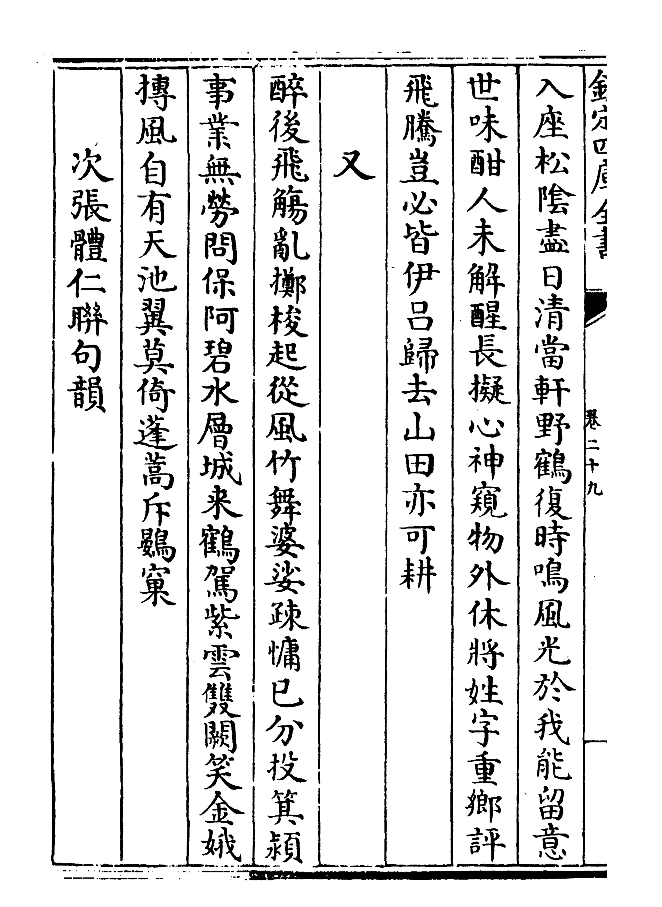
春晴散步

清晨急雨過林扉餘點煙梢尚滴衣隔水霞明桃亂吐沿溪風暖藥初肥物情到底能容懶世事從前且任非對眼春光惟自領好誰歌詠月中歸

又

底用舞雩裳巖花自舉觴古崖松半朽陽谷草長芳徑竹穿風磴雲蘿繡石床孤吟動梁甫何處臥龍岡

次魏五松荷亭晚興



入座松陰盡日清當軒野鶴復時鳴風光於我能留意世味酣人未解醒長擬心神窺物外休將姓字重鄉評飛騰豈必皆伊吕歸去山田亦可耕

又

醉後飛觴亂擲梭起從風竹舞婆娑踈慵已分投箕潁事業無勞問保阿碧水層城來鶴駕紫雲雙闕笑金娥摶風自有天池翼莫倚蓬蒿斥鷃窠

次張體仁聯句韻

眼底湖山自一方晚林雲石坐高涼閒心最覺身多繫

遊興還堪鬢未蒼樹杪風泉長滴翠霜前巖菊尚餘芳

秋江畫舫休輕發忍負良宵燈燭光

又

山寺幽尋亦惜忙長松落落水浪浪深冬平野風煙淡

斜日滄江鷗鷺翔海內交遊惟酒伴年来從跡半僧房

相過未盡青雲話無奈官程促去航

又

青林人静一燈歸回首諸天隔翠微千里月明京信遠百年行樂故人稀已知造物終難定惟有煙霞或可依總為迂踈多牴牾此生何忍便脂韋

題郭詡濂溪圖郭生作濂溪像其類與否吾何從辨之使無手中一圏蓋不知其為誰矣然筆畫老健超然自不妨為名筆

郭生揮寫最超羣夢想形容恐未真霽月光風千古在當時黄九解傳神

西湖醉中漫書

湖光瀲灧晴偏好此語相傳信不誣景中況有佳賓主世上更無真畫圖溪風欲雨吟隄樹春水新添没渚蒲南北雙峯引高興醉携青竹不須扶

文衡堂試事畢書壁

棘闈秋鎖動經旬事了驚看白髮新造作曾無酣蟻句支離莫作畫蛇人寸絲擬得長才補五色兼愁過眼頻袖手虛堂聽明發此中豪傑定誰真

諸君以予白髪之句試觀予鬢果見一絲予作詩實未嘗知也漫書一絶識之

忽然相見尚非時豈亦殷勤效一絲總使皓然吾不恨此心還有爾能知

遊泰山

飛湍下雲窟千尺瀉高寒昨向山中見真如畫裏看松風吹短鬢霜氣肅羣巒好記相從地秋深十八盤

雪巖次蘇頳濱韻

客途亦幽尋窈窕穿谷底塵土塡胷臆到此方一洗仰視歛戟鋒巑岏顙有泚俯窺蛟龍窟匍伏首如稽絶境固靈秘玆遊實天啓梵宇遍巖壑簷牙相角觝山僧出延客經營設酒醴道引入雲霧峻陟歷堂陛石田惟種椒晚炊仍有米張燈坐小軒矮榻便倦體清遊感疇昔陳李兩昆弟侵晨訪舊跡古碣埋荒薺

試諸生有作

醉後相看眼倍明絶憐詩骨逼人清菁莪見辱眞慚我

膠漆常存底用盟滄海浮雲悲絶域碧山秋月動新情憂時漫作中宵坐共聽蕭蕭落木聲

再試諸生

草堂深酌坐寒更蠟炬煙消落絳英旅况最憐文作會客心聊喜困還亨春回馬帳慚桃李花滿田家憶紫荆世事浮雲堪一笑百年持此竟何成

夏日登易氏萬卷樓用唐韻

高樓六月自生寒沓嶂迴峯擁碧闌久客已忘非故土

此身兼喜是閒官幽花傍晩煙初暝深樹新晴雨未乾
極目海天家萬里風塵關塞欲歸難

再試諸生用唐韻

天涯猶未隔年回何處嚴光有釣臺樽酒可憐人獨遠
封書空有鴈飛来漸驚雪色頭顱改莫漫風情笑口開
遥想陽明舊詩石春来應自長莓苔

次韻陸文順僉憲

春王正月十七日薄暮甚雨雷電風捲我茅堂豈足念

傷茲歲事難為功金滕秋日亦已異曾史冬月將無同
老臣正憂元氣泄中夜起坐心忡忡

太子橋

乍寒乍暖早春天隨意尋芳到水邊樹裏茅亭藏小景
竹間石溜引清泉汀花照日猶含雨岸柳垂陰漸滿川
欲把橋名尋野老凄涼空說建文年

與胡少參小集

細雨初晴蟣蝨飛小亭花竹晚凉微後期客到停杯久

遠道春来得信稀翰墨多憑消旅况道心無賴入禪機
何時喜遂風泉賞甘作山中一白衣

再用前韻賦鸚䳇

低垂猶憶隴西飛金鎖長羈念力微祇為能言離土遠
可憐折翼歎羣稀春林羞比黃鸝巧晴渚思忘白鳥機
千古正平名正賦風塵誰與惜毛衣

送客過二橋

下馬溪邊偶共行好山當面正如屏不緣送客何因到

還喜門人伴獨醒小洞巧容危膝坐清泉不厭洗心聽
經過轉眼俱陳迹多少高厓漫勒銘

復用杜韻一首

濯纓何處有清流三月尋幽始得幽送客正逢催驛騎
笑人且復任沙鷗厓旁石偃門雙啓洞口蘿垂箔半鉤
淡我平生無一好獨於泉石尚多求

寫懐

先日與諸友有郊園之約是日因送客後期小詩

郊園隔宿有幽期送客三橋故故遲樽酒定應須我久
諸君且莫向人疑同遊更憶春前日歸醉先拚日暮時
卻笑相望纔咫尺無因走馬送新詩
自欲探幽肯後期若為塵事故能遲緩歸已受山童促
久坐翻令溪鳥疑竹裏清醅應幾酌水邊相候定多時
臨風無限停雲思回首空歌伐木詩
三橋客散赴前期縱轡還嫌馬足遲好鳥花間先報語
浮雲山頂尚堪疑曾傳江閣邀賓句頗似籬邊送酒時

便與諸公須痛飲日斜潦倒更題詩

侍諸友不至

花間望眼欲崇朝何事諸君迹尚遥自處豈宜同俗駕相期不獨醉春瓢忘形爾我雖多缺義重師生可待招自是清遊須秉燭莫將風雨負良宵

夏日遊陽明小洞天喜諸生偕集偶用唐韻

古洞閑來日日遊山中宰相勝封侯絶糧每自嗟尼父愠見還時有仲由雲裏高厓微入暑石間寒溜已含秋

他年故國懷諸友魂夢還須到水頭

將歸與諸生别於城南蔡氏樓

天際層樓樹杪開夕陽下見鳥飛回城隅碧水光連座檻外青山翠作堆頗恨眼前離别近惟餘他日夢魂来新詩好記同遊處長掃溪南舊釣臺

諸門人送至龍里道中二首

蹊路高低入亂山諸賢相送愧間關溪雲壓帽兼愁重峯雪吹衣著鬢斑花燭夜堂還共語桂枝秋殿聽蹐攀

躋攀之説甚陋聊取其對偶耳相思不用勤書札别後吾言在訂頑

雪滿山城入暮天歸心别意兩茫然及門眞愧從陳日微服還思過宋年樽酒無因同歲晚緘書有鴈寄春前莫辭秉燭通宵坐明日相思隔隴煙

贈陳宗魯

學文須學古脱俗去陳言譬若千丈木勿為藤蔓纏又如崑崙派一瀉成大川人言古今異此語皆虛傳吾苟得其意今古何異焉子才良可進望汝師聖賢學文乃

餘事聊云予所偏

醉後歌用燕思亭韻

萬峯攢簇高連天貴陽久客經徂年思親漫想斑衣舞寄友空歌伐木篇短鬢蕭疎夜中老急管哀絃為誰好斂翼樊籠恨已遲奮翮雲霄苦不早緬懷冥寂巖中人蘿衣苣佩芙蓉巾黄精紫芝滿山谷採拾不愁倉囷貧清溪常伴明月夜小洞自報梅花春高閑豈說商山皓綽約真如藐姑神封書遠寄貴陽客胡不來歸浪相憶

記取青松澗底枝莫學楊花滿阡陌

題施總兵所翁龍

君不見所翁所畫龍雖畫兩目不點瞳曾聞弟子誤落筆即時雷雨飛騰空運精入神奪元化淺夫未識徒驚詫操蛇移山律回陽世間不獨所翁畫高堂四壁生風雲黑雷紫電白晝昏山崩谷陷屋瓦震雨聲如瀉長平軍頭角崢嶸幾千丈倏忽神靈露乾象小臣正抱烏號思一墮胡髯不可上視久眩定凝心神生綃漠漠開嶙

峋乃知所翁遺筆迹當年為寫蒼龍真只今旱劇枯原
野萬國蒼生望霑灑憑誰枯筆點雙睛一作甘霖遍天
下

王文成全書卷二十九